

姜坤绘画作品系列

湘黔行旅

CBS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姜坤绘画作品系列

湘黔行旅

CMS

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湘黔行旅 / 姜坤著. -- 长沙：湖南美术出版社，
2014.6
ISBN 978-7-5356-6892-9

I. ①湘… II. ①姜… III. ①中国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28184号

湘黔行旅：姜坤绘画作品系列

出 版 人：李小山
著 者：姜 坤
责任编辑：唐竟恩
责任校对：李奇志
出版发行：湖南美术出版社（长沙市东二环一段622号）
经 销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制版印刷：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开 本：787×1092 1/8
印 张：57
版 次：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356-6892-9
定 价：680.00元

【版权所有，请勿翻印，转载】
邮购联系：0731-84787105 邮编：410016
网址：<http://www.arts-press.com>
电子邮箱：market@arts-press.com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0755-81704055

主

坤







姜坤近照

湘黔行旅散记（代序）

姜 坤

苗岭山寨

黔东南与湘西接壤，是苗、侗、土家族聚居的自治州、县所在地。其地形复杂，道路崎岖。武陵山、雪峰山横亘东西，成为通往湘黔边境的天然屏障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，我开始了湘黔行旅。最初是为绘画创作的任务而去的，那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、古老深厚的民间艺术，还有秀丽多姿的奇山异水，都是我所向往的，期盼在那里激活自己的思绪，触发创作灵感。当时的交通设施还很落后，不在长途汽车上颠簸两三天，是无法到达目的地的。行旅艰苦，对我而言不算回事，在那个社会政治动荡、文艺创作还有许多禁锢的岁月，能有机会逍遥自在地旅行，且能写生创作，已是人生一大幸事。

后来，“湘黔行旅”成了我每年必修的课

程。每到金谷进仓、红叶漫山的深秋，我便会踏上旅途，到苗家山寨住上一段时间，年复一年，于是在那里结识了许多朋友，辅导了一些爱好绘画的青年，也给乡亲们留下了不少写生作品。长此以往，我的湘黔之行便有了回故乡的情愫。

去山寨的路，多数是难于行走的山林古道。一般情况，公路只能修建到山麓，然后便要登山爬行，若无人领引，走错方向，便有摸黑走上几个小时山路的可能，若迷信当地的巫风，心中必疑有“倒路鬼”作怪，当你看到山寨的星点灯火时，说不定到了另一个山寨。有时也有奇迹发生，记得有一次走在花垣的山道上，时已黄昏，雾霭骤起，正当自己茫然不知所措时，突然在暮色中转出一位女子，仿佛是从地穴里钻出一只千年狐狸，当我走近定睛一看，是一位素朴的村姑，问她山寨还有多远，

她让我跟着走，沿山崖拾级而上，数百米之遥便到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再仔细看山寨形势，山下千峰万壑、云遮雾罩，来时乘车经过的公路，弯弯曲曲像一条丝带，飘然消失在深山峡谷之中。

每到一座陌生的山寨，总感到有点像《西游记》中师徒去西天取经的路上所见到的奇异景色，令人叹为观止，这便是湘黔山寨得天独厚的魅力所在。事实上，电影《西游记》、《阿凡达》中许多神奇莫测的风景，也就是在这个地域取景拍摄的。

山寨吊脚楼多是依山倚崖而建，“参天野树迎门，曲水溪桥映户”，是很讲究风水朝向的。深秋时节，那屋前屋后一排排冲天巨木支撑起的木架上，挂着厚实而整齐的金色谷穗，极为耀眼地显露在山寨的绿树丛中，好像在向人昭示今年又是一个好收成。初冬农闲，在禾场坪上，几个老妇人坐在长条木凳上晒太阳，

饱食的鸡仔眠于屋角，偶见几根老瓜藤沿着吊脚楼的木柱执拗地爬上屋顶，楼的顶层较矮，吹晒着串串红辣椒、烟叶，或挂着条条熏好的腊肉。那些苗家女子则悠闲地居住在最舒适的楼层，在吊脚楼上度过她们的花样年华。

走进山寨，面对层层叠叠的吊脚楼，我都要围着山寨里里外外转上好几圈，走进吊脚楼坐一坐，聊聊天，感受一下吊脚楼上烟熏雨袭的气息，看看木头的年轮，考究楼房的年代和建筑结构，这时，一种历史的沧桑感在心中油然而生。若偶尔见到已废弃的吊脚楼，会产生人去楼空景依旧的莫名辛酸，也会有意无意地去找寻这吊脚楼的故事。当见到能工巧匠在锯木刨板，架造新楼，又感到这里必然人丁兴旺。

在收音机还很稀有、昂贵的年代，冬日的农村除赶集、节庆之外，生活还是比较单调、清闲的，一个画家进山寨，对于山寨的人

来说，是很新鲜的事。当时的文化站辅导员、电影放映员、供销社营业员、小学老师、大队秘书、妇女主任、赤脚医生等有关人员，都会前来协助工作，苗家的男女老少把这事当成重大新闻，且把作画写生的状态讲得神乎其神。一天，大队书记来看我作画，他说：“曾在赶场的时候，见到一个不知哪个山寨的妹子，美得像天仙一样，一双眼睛能勾魂，在我们这个地方还没有一个能赶得上她的。”在场的人听了，都说曾经见到过这样相貌出众的苗女，不知是不是同一个人。经过大家一番热闹的讨论和甄别之后，不仅确定是同一对象，而且知道是邻近山寨谁家的姑娘。于是在某一天，一支年轻的小队伍在笑声歌声中向远方的山寨进发了。这种愉快的写生经历如今已难得再有。那位美女子，究竟是不是画家眼中的山寨佳丽，则另当别论。

在山寨住上一段时间后，当要离别时，难

免会依依不舍。主人夜半就起来，在昏暗的灯下做菜煮饭。出发时山里的一切还沉睡在黑夜中，我空着手走在苗家弟兄的后面，他们用背篓背着我的行李和土特产，这是苗家送亲人的礼数。翻过几座山岭后，才会隐约地看见前面赶路的人影。“莫道君行早，更有早行人”，不这样是搭不上中午的班车的。下山后，匆匆吃了点食物，等汽车到站，我便赶紧挤上车去，安顿好之后，一直等车开动，才挥手告别。再回首，他们还远远地站在山坡上，直到汽车消逝在他们的视野之外。

这许许多多的片段记忆，难以言尽，却一点一滴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几十年过去了，山寨人家、木屋春秋，成了我画不完的主题，因为，那里是我魂牵梦萦的艺术人生的故里。

(2013年2月)

古镇渡口

我这次到湘西，怀着访古寻根的恋乡之情，专为画山寨和古镇而来，最后一站便是王村。王村坐落在峡谷幽深的酉水河畔，因风光旖旎的山水、奇特古老的山寨和保存了千年的溪州铜柱等古文物而闻名遐迩。它是昔日连接古丈、保靖、永顺三县的交通要冲，这里的山货便由此分水陆两路向外输出。王村的码头是用整齐的青麻石砌筑而成，可称得上湘西最漂亮的码头。岸边的碧水之上停靠着五颜六色的游轮和小巧别致的渔舟、载运山货的帆船，河中往来游荡着运送人员和车辆的驳轮。岸边的峭壁之上便是由千姿百态的吊脚楼组成的河街，沿山而上，鳞次栉比，直到山腰与成片的寨屋相接。与河街平行而建的是白墙青瓦的宾馆，参差错落，形成新老建筑之间的强烈对照。由码头向右侧深入进去，便有河谷悬崖，

上面挂着银帘玉瀑，飞泻直落颇为壮观。山腰公路蜿蜒如带，班车一来，车上下来的游客便沿河街涌下，赶着上游艇，去观赏神奇的猛洞河。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的山水画屏。

长途旅行的疲劳，加之风寒饥渴，我决定先到饭店去。品尝这里的野味也是我多年来所求所想的。

有一家吊脚楼式的饭店，招牌上写着“土家野味”和“晓庆米豆腐”的字样，我便走了进去。店铺老板娘的女儿，闲坐在那里，浓妆艳抹，戴一副镀金的耳环，手中拿着一个歌本，在默唱着。我想这大概是常说的“芙蓉姐”了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拍过电影，女子们便特别注意打扮，大有要与电影明星媲美之势。这种女子其实心地淳厚，无多大见识，生意上也没有唯利是图的恶习，招待客人时也无太多殷勤和礼貌，只是成日里想她们的事，有时也是疯疯笑笑的。老板娘见有客人来了，赶忙前

来打招呼。我点了菜之后，店里的人才开始生柴火，下河担水，切菜配料。我坐在吊脚楼上观赏着楼外的瀑布和山崖，也许太劳累了，便合眼打起瞌睡来。

不久，菜上了桌，这是一家小饭店，仅仅一张餐桌，我独占这唯一的桌子，打算悠闲地品尝山村的野味佳肴。突然，店铺外传来一阵笑语，只见三个人踏着冬日的斜阳，带着山野的寒气走进店里。走在前面的是一位黑发高耸的姑娘，披着风雨衣，内穿一件紫罗兰羊毛衫，下着一条黑色紧身裤，脚穿一双黑色高跟鞋。后面跟着一位穿蓝布衣的中年妇人，走在最后的是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老头，他有些秃顶，像一位海外归侨，又有点像一位富商。店主见来了顾客，便要他们坐，问他们要点什么菜，然而，这三位并没有坐，却先审视我桌上的菜盘，打量这屋子的摆设。

“哎哟哟，贵客到了，茶都没端上一

杯，太不客气了哟，不知你们的生意怎么做的哟。”只听见那青年女子泼泼辣辣地说，脆生生的嗓音，顿挫有致，像放了一段花溪语的地方音乐。

坐在那里闲玩着的店主女儿一听，赶紧放下歌本忙活起来。这位浓妆艳抹的“芙蓉姐”做起事来两只耳环一摆一摆的。她拿出三个玻璃杯，用冷水洗了又洗，然后一杯一杯地泡着当地的香茶，也许是玻璃杯刚浸过冷水，泡茶时竟炸了一个。她小心翼翼地端放在我的桌上。我看到这浓浓的香茶真想喝一口，可惜没有这种口福，这不是为我准备的，想来我太老实了一点，当初我也是这样的吆喝着要茶，兴许也会有的。在山村古镇做客，讲点派头，确实能使我的没见过世面的老乡肃然起敬。

我本想只管自己吃饭，无奈后来的三位客人总是看着我，像盯着一头进食的动物。那个调皮小姑娘有时还要问我：菜的味道怎么样。

这种当众做进餐表演，我实在受不了，便匆匆地吃完饭，背着画具和行李走了。

我对这里的山寨和古镇有着一种特殊深厚的感情，即使是最简朴寒素的草屋残墙，对我都有一种强烈的诱惑力。然而当一个人孤独地接连几日在山寨畅游，见到的是曾经熟悉，而现在却陌生了的乡亲时，便有一种距离感，人事变迁，岁月不居，毕竟离开这里已经十八年了。在奔波劳累中不免觉得些许寂寞。

我躺在招待所的床上，四肢几乎散了架，不想移动一下，实在太疲乏了。天空蒙上了厚厚的灰暗的云层，单调的天宇显得空灵而虚无。视觉的疲劳促使我下意识地移动着视线，去寻觅壁上的累累漏痕绘就的图画，竟然见不到昔日想象中的幻觉世界。这窄狭的单人房间，被褥上可疑的斑斑污迹，使我怎么也不能安然入睡。这里仅能容下一张床和桌椅，余下的空间就不多了，低矮的房子给人压迫感。这

一排房屋都是空着的，似乎只住着我这样一个只知节俭而不会享受的旅客。在黄昏静谧的孤寂中，令人感到一种人生的重负。我想着未来的漫长旅途，还不知明日去罗依溪的船何时开航，我决定到河边走走，至少可以暂时逃出这令我感到压抑的房间。

河岸上的景象全不是白日里见的模样。五彩斑斓的游艇失去了阳光下的光辉，渔舟上出现了点点灯火，升起袅袅炊烟。远处山影迷茫，河中的碧水变成了暗黑。这时河街口已闪烁着灯光，在那里隐约可见忙碌着的女招待的身影，时而传来顾客夜饮时的吆喝声。码头石阶的高处，可看到三三两两远方来客，正痴情地留恋着落日后的山寨美景。这古镇渡口之夜，我想只有身临其境，才能领略到它羁绊人心的魔力。

(1989年)

侗歌之乡

侗乡是歌的海洋，其谐声大歌若天籁之声，令世上爱好音乐的人们倾倒；侗乡是山寨建筑的明珠，桥亭掩映，楼阁塔影，极为别致，承载着久远而厚重的民俗文化。

中国的侗族有二百五十余万人，大多聚居在湘、桂、黔三省的边界之地。在古代，侗族属百越部落的支系，汉代称之为“五陵蛮”。他们居住在山的国度里，却有清水江、都柳江、浔江和融水从这里流过，风景秀丽，树木葱郁，侗族便依山傍水建造起美丽而奇特的寨楼。自古以来，侗乡隐藏在这世界的一隅，很难被人知晓。

侗家人自由自在地生活在大山深处，用现代社会的尺度去衡量，其生活条件是极为艰苦的。然而，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视角去观看，侗家是最会营造艺术气氛的一族。侗家女会梳

头，发式千变万化，占尽了秦汉唐宋的仕女发髻的神采，却又具有风情万种、充满自信的侗家韵致，心细之人仔细地观察，也很难捉摸透其钗髻是如何穿插梳理的。侗家女的服饰极为简练，即便是展现在当下巴黎的时装表演的射灯聚光下，也应列为第一流。一套通常穿的衣服，在不同的场所，只要巧妙地变动一下，便会给人带来如梦的想象，从生活的单调寻常中透出新鲜。若逢节日，头颈上加上银饰，在火光照耀下，更是流光溢彩，熠熠生辉，唤起幸福的记忆，折射出爱的光芒。

倘若要深入了解侗家，敞开自己的心扉，在侗歌中陶醉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侗歌是侗族世代相传、不断丰富的民间音乐成果，犹如祖祖辈辈种植培育的五谷杂粮，因之，歌曲作为精神食粮，他们不称作“一首”，而习惯于称为“一枚”，恰似精神的佳果，令人反复地咀嚼，回味无穷。在大山里，没有城市的喧嚣，

有的却是鸟鸣蛙唱，羊咩牛哞，风雨雷电，松涛菽浪，侗家人习惯与大自然和唱，众人歌起，山岳有声，无需指挥，这便是侗家谐声大歌的初源。善良好客的侗家人，在踏笙的歌舞中，不经意间，猛然将你抬起抛向天空，会给你带来意外的快乐；在琵琶弹唱时，迎客歌会把你带进风雨桥头，去领略歌的诗情画意。歌是侗乡的精神家园，这种天人合一的歌声，弥漫着神秘的气氛，既能把人带进荒蛮的远古，又能将我们引向美好的未来。

进入侗寨，让人惊叹的，便是那独具特色的建筑。那种集桥、亭、塔、廊为一体的风雨桥，是侗乡的门户、山寨的咽喉，也是迎宾送客的驿站。而高达十多层的鼓楼，秉凉亭之清幽，兼宝塔之奇伟，若明珠灿烂，成了侗乡的地理标志。这些主体建筑与侗家的吊脚楼群、凉亭、井亭、寨门、戏台、庙宇，造就了农耕时代最完美的族群文化，当今，也难以找到可

与之媲美的完整体系。我想，建筑文化需要历史的积累。古代，百越先民在中国东南江河之滨生息，创造了后来的丰富多彩的江南园林民居，而其支系侗族西迁湘、桂、黔的原始山林，造就了依山傍水的奇特山寨建筑。然而，那黑白对比的色彩和干栏木屋的形式却一脉相承。也许，这便是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爱。

1983年的冬天，我到黔东南去写生，从凯里到雷山，然后到了榕江的一个侗寨。据说这个山寨在侗乡中算得上原始与落后的。我住在一位侗族老妇人的家里，安宿在她家的阁楼上。所谓阁楼，便是木屋的顶层，一般是堆放农作物和种子的地方。楼板上摊着当年新割的稻草，厚厚地铺开，还有阳光晒后的余香，木屋的墙壁，是稀疏的几块大木板，木板的间距有几寸宽，能清晰地看到邻居瓦上的残雪。我把行李放好，躺在这简朴的地铺上，侧着身子，便可瞭望冬日侗乡的风光。在小楼的暗角

避风的地方，有破布罩着大小不一的竹笼，偶尔能听到鸟儿跳动和鸣叫的声音，这些山中禽鸟，成了与我同居的伙伴，加浓了乡村生活的气息。站在阁楼上向下俯视，能清楚地看到火塘边烤火的侗家老妇人的身影，感到安全且很温暖，有种家的感觉。吃了晚饭不久，屋外传来一串笑声，来了六位侗家女，大家热情地问候一番，就围着旺旺的柴火取暖，谈笑间，她们开始唱起迎客的歌曲。火光照着她们健美的脸庞，人与物红成一遍，令我想起俄罗斯画家阿尔希波夫画的乡村风情画。她们的歌声悠扬动听，从她们的表情上，我揣想所唱的歌词内容，透露出侗家好客的真诚，也不知唱了多久，终于离去，我带着一种由衷的感动，伴着铺上的稻草香味很快进入梦乡。后来在侗乡的十几天中，这几位侗家女便成了我作画的模特儿和导游，在大自然中让我感受到许多原始生态的美。在这里，我见到了一种与他乡不同、

印象极深的景色。侗家人为了使建房的木材干燥，在一块块的田土埂上，将巨大的新锯的木板做成篱笆，展示在阳光下，连绵不绝，极为壮观，它引起我对侗家木屋建造的莫大兴趣。我常漫步在各种吊脚楼之间，捉摸其构造；黄昏时，躺在铺上，仰望着楼顶也在揣摩木屋建造的奥秘，我似乎也成了木屋的建筑大师。我在画绘山寨木屋时，自己俨然是一位建筑师，再也不会去小心翼翼地查看资料，而是将侗寨建筑转换成笔墨，自由地在纸上落笔挥写。

我笔下的侗乡，是历史沧桑与现代生活融合在我心灵的结晶，它是歌与画的家园。

(2013年2月)

山远路遥

我出生在资江上游的山城宝庆，这方的奇山秀水养育了我，在这里开始了我的绘画。

中学时代，我是在故乡度过的。

我学习绘画，开始于生存的需要，不属于酷爱艺术的天资奇才那一类，而是另一种命运使然。当时，因劳动的重负、营养的不良，身体的健康若霜后衰草几近奄奄一息。于是，在升学指南中寻找力所能及的生存出路。可以说，出于自己的理智，绘画成了唯一的选择。经过一番努力的学习，囿于小镇的我，终于沿着家乡的路走出了山坳，走进了湘江边上那所艺术学院的校园。

当自己用绘画服务于大众，在社会生活的漩涡中感到生存的重负时，那家乡的石板路对于我似乎产生了一种魔力。散布在湖湘大地东南西北的千万条石板路，能激活我的灵魂，

明净我的视知觉，启动我日见懒散的脚步。那不起眼、名不见经传的道路，把我带到山乡泽国，感受春华秋实的农村生活或船中渔人的浪上生涯；或去名山胜地对景写生，把握大自然的脉络，体察天地之精气；或翻山越岭，走过苗、瑶、侗兄弟民族的山寨，叩问大山一隅的种种神秘和深情。

人生是一条漫长的路，有时一日千万里，有时十多年来去于一条小路上；有时圈转徘徊于一隅之地，有时站在十字路口或岔道上，望着空荡荡静悄悄的去路，茫茫然却步不前，是否穷途歧路，令人疑云骤起。曲折复杂的人生道路的流动线条，在心路历程的版图上留下道道交错的痕迹，积年累月，印象朦胧，冥昭瞢暗，难以名状。时代在飞速发展，一切在巨变之中。尽管生活杂沓纷纭，千头万绪，然而，在石板路上磨砺出的从容不迫，躬行实践，勇往向前的执著精神对于我是最为重要的。

在艺术的探索中，需要燃烧生命的激情和千锤百炼的功力，也要有真知灼见的睿智，沉着冷静的清醒。在当代，要做到用心专一地从事艺术创作，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人要作生存的努力，也有许多浮华的诱惑。道旁路侧时有逐鹿追风的骏马狂飙而过，时有金镫宝鞍的雄骥骄蹄踏来，在光怪迷离之中，人的自我倘若被欲念奴使，便有罄尽精力失落了整个自己的可能。况且，自我的存在极为短暂，并在时光瞬逝中不断地变化和更新，因此，寻索已失的过去，珍惜将到的未来，祈求从容的平和，是何等的重要。山里人跋山远足的经验告诉我：山远路遥，行走不能过急。大概也只有这样，才有心绪感觉天地之壮观、万物之神采，才会咀嚼、品味和发现自己感受到的种种，使之创作时，别开手眼，灵源溢发。

(2003年3月)